

贾平凹

废

都

北京出版社

贾平凹
北京出版社

废

都

(京)新登字 20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废都/贾平凹著—北京:北京出版社

1993.7

ISBN7-200-01986-0

I. 废…

II. 贾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
IV. I 247.5

废 都

FEI DU

贾平凹 著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100011
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印刷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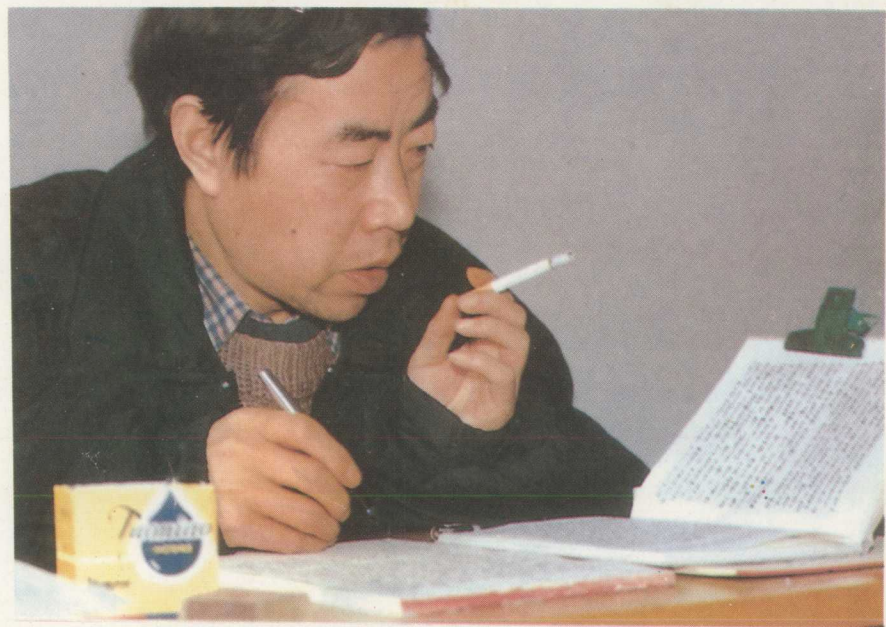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6.625印张 400000字

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2次印刷

印数370001—480000

ISBN7-200-01986-0/I·237

定价:12.50元



的宿舍，把床上的一个枕匣舒来。枕匣舒来了，钟唯贤就抱着哭。大家都不明白老头这又是怎的啦，又不敢把枕匣舒掉。牛月清说：“老钟，你是枕惯了硬东西，不习惯那软枕头吗？”钟唯贤擦了擦。周敏说：“怕是钟主角的积蓄全藏在枕匣里。”就说：“你把枕匣让我保管，万无一失的。”钟唯贤还是不给。到了九点钟，他说他儿子庄之蝶：“庄之蝶怎么不来看我？你们把庄之蝶给我找来呀！”庄之蝶到病房时，牛月清先把他挡在一旁悄声说知了这一切，又丁叫道：“不能再谈职称的事，医生说再不敢让他激动，若再吐血人就没救了。他现在抱着枕匣不放，是不是那里存贮了他的现款和存折。他和他老娘关系不好，半辈子，是不想把这些交给她？但人到了这一步，不能不给他老娘拍电报了，他若枕匣不让我们保管起来，他老娘来了还抄不存了？但我又怕，他还要不行了，咱怕保管了他的钟干啥呀？”庄之蝶说：“我见了再谈。”就进去拉了钟唯贤的手，说：“老钟，我来了。”钟唯贤睁大眼睛，突然笑了，说：“你不来，我是不能死的。”庄之蝶眼泪就流下来，说：“你不愿意这招，什么也不愿意，你会出现奇迹的，老钟，会出现奇迹的！”钟唯贤听了，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也这么想的。本来我是早就该死的人，我是创造奇迹的！”说罢说罢一眶老泪就流下来，在那皱纹极深的脸上翻着一道肉梁，最后没有成滴地掉下颗状，而消失了，是道亮光的线痕，如旱蜗牛爬过了一般。又说：“庄之蝶，但我这次不行了。我怎么就压死了，你说我死得其所吗？”庄之蝶说：“你这一生坎坷多难，却也是实，创造多少社会价值，像你平日的生命就有若蝴蝶的价值，你是真正活得透彻和了悟的人，你胜过我的任何人，所以你不是出现奇迹！”钟唯贤说：“我不如你。”气就累起来，歇了半天，说：“可我总算有个红本本的，也更有这个枕匣！现在找

打

情节全然虚构,请勿对号入座;
唯有心灵真实,任人笑骂评说。

——作者 1993 年声明

一千九百八十年间，西京城里出了桩异事，两个关系是死死的朋友，一日活得泼烦，去了唐贵妃杨玉环的墓地凭吊，见许多游人都抓了一包坟丘的土携在怀里，甚感疑惑，询问了，才知贵妃是绝代佳人，这土拿回去撒入花盆，花就十分鲜艳。这二人遂也刨了许多，用衣包回，装在一只收藏了多年的黑陶盆里，只待有了好的花籽来种。没想，数天之后，盆里兀自生出绿芽，月内长大，竟蓬蓬勃勃了一丛。但这草木特别，无人能识得品类。抱了去城中孕璜寺的老花工请教，花工也是不识。恰有智祥大师经过，又请教大师，大师还是摇头。其中一人却说：“常闻大师能卜卦预测，不妨占这花将来能开几枝？”大师命另一人取一个字来，那人适持花工的剪刀在手，随口说出个“耳”字。大

师说：“花是奇花，当开四枝，但其景不久，必为尔所残也。”后花开果然如数，但形状类似牡丹，又类似玫瑰。且一枝蕊为红色，一枝蕊为黄色，一枝蕊为白色，一枝蕊为紫色，极尽娇美。一时消息传开，每日欣赏者不绝，莫不叹为观止。两个朋友自然得意，尤其一个更是珍惜，供养案头，亲自浇水施肥，殷勤务弄。不料某日醉酒，夜半醒来忽觉得该去浇灌，竟误把厨房炉子上的热水壶提去，结果花被浇死。此人悔恨不已，索性也摔了陶盆，生病睡倒一月不起。

此事虽异，毕竟为一盆花而已，知道之人还并不广大，过后也便罢了。没想到了夏天，西京城却又发生了一桩更大的人人都经历的异事。是这古历六月初七的晌午，先是太阳还红堂堂地照着，太阳的好处是太阳照着而人却忘记了还有太阳在照着，所以这个城里的人谁也没有往天上去看。街面的形势依旧是往日形势。有级别坐卧车的坐着卧车。没级别的，但有的是钱，便不愿挤那公共车了，抖着票子去搭出租车。偏偏有了什么重要的人物亲临到这里，数辆的警车护卫开道，尖锐的警笛就长声儿价地吼，所有的卧车、出租车、公共车只得靠边慢行，扰乱了自行车长河的节奏。只有徒步的人只管徒步，你踩着我的影子，我踩着他的影子，影子是不痛不痒的。突然，影子的颜色由深而浅，愈浅愈短，一瞬间全然消失。人没有了阴影拖着，似乎人不是了人，用手在屁股后摸摸，摸得一脸的疑惑。有人就偶尔往天上一瞅，立即欢呼：“天上有四个太阳了！”人们全举了头往天上看，天上果然出现了四个太阳。四个太阳大小一般，分不清了新旧雌雄，是聚在一起的，组成个丁字形。过去的经验里，天上是有过月亏和日蚀的，但同时有四个太阳却没有遇过，以为是眼睛看错了；再往天上看，那太阳就不再发红，是白的，白得像电焊光一样的白。白得还像什么？什么就

也看不见了。完全的黑暗人是看不见了什么的，完全的光明人竟也是看不见了什么吗？大小的车辆再不敢发动了，只鸣喇叭，人却胡扑乱踏，恍惚里甚或就感觉身已不在街上了，是在看电影吧？放映机突然发生故障，银幕上的图象消失了，而音响还在进行着。一个人这么感觉了，所有的人差不多也都这么感觉了，于是寂静下来，竟静得死气沉沉，唯有城墙头上有人吹动的埙音还最后要再吹一声，但没有吹起，是力气用完，像风撞在墙角，拐了一下，消失了。人们似乎看不起吹埙的人，笑了一下，猛地惊醒身处的现实，同时被寂静所恐惧，哇哇惊叫，各处便疯倒了许多。

这样的怪异持续了近半个小时，天上的太阳又恢复成了一个。待人们的眼睛逐渐看见地上有了自己的影子，皆面面相觑，随之倒为人的狼狈有了羞愧，就慌不择路地四散。一时又是人乱如蚁，却不见了指挥交通的警察。安全岛上，悠然独坐的竟是一个老头。老头囚首垢面，却有一双极长的眉眼，冷冷地看着人的忙忙。这眼神使大家有些受不得，终就愤怒了，遂喊警察呢？警察在哪儿？姓苏的警察就一边跑一边戴头上的硬壳帽子，骂着老叫花子：“pi！”“pi”是西京城里骂“滚”的最粗俗的土话。老头听了，拿手指在安全岛上写，写出来却是一个极文雅的上古词：避。就慢慢地笑了。随着笑起来的是一大片，因为老头走下安全岛的时候，暴露了身上的衣服原是孕璜寺香客敬奉的锦旗所制。前心印着“有求”两字，那双腿岔开，裤裆处是粗糙的大针脚一直到了后腰，屁股蛋上左边就是个“必”，右边就是个“应”。老头并不知耻，却出口成章，说出了一段谣儿来。

这谣儿后来流传全城，其辞是：

一类人是公仆，高高在上享清福。二类人作“官倒”，

投机倒把有人保。三类人搞承包，吃喝嫖赌全报销。四类人来租赁，坐在家里拿利润。五类人大盖帽，吃了原告吃被告。六类人手术刀，腰里揣满红纸包。七类人当演员，扭扭屁股就赚钱。八类人搞宣传，隔三岔五解个馋。九类人为教员，山珍海味认不全。十类人主人翁，老老实实学雷锋。

此谣儿流传开来后，有人分析老头并不是个乞丐，或者说他起码是个教师，因为只有教师才能编出这样的谣辞，且谣辞中对前几类人都横加指责，唯独为教师一类人喊苦叫屈。但到底老头是什么人，无人再作追究。这一年里，恰是西京城里新任了一位市长，这市长原籍上海，夫人却是西京土著。十数春秋，西京的每任市长都有心在这座古城建功立业，但却差不多全是几经折腾，起色甚微，便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去了。新的市长虽不悦意在岳父门前任职，苦于身在仕途，全然由不得自己，到任后就犯难该从何处举纲张目。夫人属于贤内助，便召集了许多亲朋好友为其夫顾问参谋，就有了一个年轻人叫黄德复的，说出了一段建议来：西京是十二朝古都，文化积淀深厚是资本也是负担，各层干部和群众思维趋于保守，故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比沿海省市远远落后，若如前几任的市长那样面面俱抓，常因企业老化，城建欠帐太多，用尽十分力，往往只有三分效果，且当今任职总是三年或五载就得调动，长远规划难以完成便又人事更新；与其这样，倒不如抓别人不抓之业，如发展文化和旅游，短期内倒有政绩出现。市长大受启发，不耻下问，竟邀这年轻人谈了三天三夜，又将其调离原来任职的学校来市府作了身边秘书。一时间，上京索要拨款，在下四处集资，干了一宗千古不朽之宏业，即修复了西京城墙，疏通了城河，沿城河边建成极富地方特色的娱乐场。又改建了三条大街：一条

为仿唐建筑街，专售书画、瓷器；一条为仿宋建筑街，专营全市乃至全省民间小吃；一条仿明、清建筑街，集中了所有民间工艺品、土特产。但是，城市文化旅游业的大力发展，使城市的流动人员骤然增多，就出现了许多治安方面的弊病，一时西京城被外地人称作贼城、烟城、暗娼城。市民也开始滋生另一种的不满情绪。当那位囚首垢面的老头又在街头说他的谣儿，身后总是厮跟了一帮闲汉，嚷道：“来一段，再来一段！”老头就说了两句：

说你行，你就行，不行也行。说不行，就不行，行也不行。

闲汉们听了，一齐鼓掌。老头并没说这谣儿所指何人，闲汉们却对号入座，将这谣儿传得风快，自然黄德复不久也听到了，便给公安局拨了电话，说老头散布市长的谣言，应予制止。公安局收留了老头，一查，原是一位十多年上访痞子。为何是上访痞子？因是此人十多年前任民办教师，转公办教师时受到上司陷害未能转成，就上访省府，仍未能成功，于是长住西京，隔三间五去省府门口提意见，递状书，静坐耍赖，慢慢地欲进没有门路，欲退又无台阶，精神变态，后来也索性不再上访，亦不返乡，就在街头流浪起来。公安局收审了十天，查无大罪，又放出来，用车一气拉出城三百里地放下。没想这老头几天后又出现在街头，却拉动了一辆破架子车，沿街穿巷收拾破烂了。一帮闲汉自然拥他，唆使再说谣儿，老头却吝啬了口舌，只吼很高很长的“破烂喽——！承包破烂——喽！”这肉声每日早晚在街巷吼叫，常也有人在城墙头上吹埙，一个如狼嚎，一个呜咽如鬼，两厢呼应，钟楼鼓楼上的成百上千只鸟类就聒噪一片了。

这日，老头拉着没有轮胎的铁壳轮架子车，游转了半天未收到破烂，立于孕璜寺墙外的土场上贪看了几个气功大师教人导引吐纳之术，又见一簇一簇人集在矮墙下卜卦算命，就趑近

去，也要一位卦师推自己的流年运气。围着的人就说：“老头，这里不测小命，大师是峨嵋山的高人，搞天下大事预测！”自将他推搡老远。老头无故受了奚落，便把一张脸涨得通红。正好天上落雨，噼辟叭叭如铜钱砸下，地上立即一片尘雾，转眼又水汪汪一片，无数水泡彼此明灭。众人皆走散了，老头说声“及时雨”，丢下车子不顾，也跑到孕璜寺山门的旗杆下躲雨，因为呆得无聊，也或许是喉咙发痒，于哗哗的雨声里又高声念说了一段谣儿。

没想山门里正枯坐了孕璜寺的智祥大师，偏偏把这谣儿听在耳里。孕璜寺山门内有一奇石，平日毫无色彩，凡遇阴雨，石上就清晰显出一条龙的纹路来，惟妙惟肖。智祥大师瞧见下雨，便来山门处查看龙石，听得外边唱说：“……阔了当官的，发了摆摊的，穷了靠边的……”若有所思，忽嘎喇喇一声巨响，似炸雷就在山门瓦脊上滚动。仰头看去，西边天上，却七条彩虹交错射在半空，联想那日天上出现四个太阳，知道西京又要有了异祥之事。果然第二日收听广播，距西京二百里的法门寺，发现了释迦牟尼的舍利子。佛骨在西京出现，天下为之震惊，智祥大师这夜里静坐禅房忽有觉悟，自言道如今世上狼虫虎豹少，是狼虫虎豹都化变了人而上世，所以丑恶之人多了。同时西京城里近年来云集了那么多的气功师、特异功能者，莫非是上天派了这种人来拯救人类？孕璜寺自有强盛功法，与其这么多的一般功法的气功师、特异人纷纷出山，何不自己也尽一份功德呢？于是张贴海报，广而告之，就在寺内开办了初级练功学习班，揽收学员，传授通天贯地圆智功法。

学功班举办了三期，期期都有个学员叫孟云房的。孟云房是文史馆研究员，却对任何事都好来劲儿。七年前满城正兴一种红茶菌能治病强身，他就在家培育，弄得屋里尽是盛茶菌的

瓶儿罐儿，且要拿出许多送街坊四邻，如此就认识了一个茶友，以致这茶友做了老婆。此后，夫妇俩又开始甩手，说是甩手法胜过红茶菌的，这当然只半年时间，社会上又兴吃醋蛋，又兴喝鸡血，他们都一一做了。不想喝鸡血却喝出毛病，老婆的下身阴毛脱落，寻了许多医院治疗不愈，偶尔听说隔壁的邻人有祖传的秘方，老婆便去求治，果然新毛生出。邻人年纪比孟云房长一岁，以前也在一起搓过麻将，此后出门撞着，点头作礼，邻人嗤啦一笑。孟云房就买了很重的礼品回来对老婆说：“人家治了你的病，你应该去谢谢才是。”老婆送礼过去，兴高采烈回到家，孟云房却将写好的离婚书放在桌上让她签字，说这下好了，咱们离婚吧，老婆是我的老婆，穿衣见父，脱衣见夫，我老婆的东西怎么让外人看到呢?! 离了婚半年，新娶了妇人叫夏捷，也就随夏氏另择了新居。新居的平房正好与孕璜寺一墙之隔，隔墙不高，新婚后的孟云房平时没事，就常脑袋趴在墙头，听那边清器作乐，看那僧人走动。自参加学功后，每日闻得授功的铜锣一敲，便手脚如猴，逾墙而过。一次就被智祥大师撞见，忙要逃避，大师就说：“咱们是老相识了嘛!” 孟云房忙点头称是，却说：“大师这么好的记性，还记得我呀?” 大师说：“怎么能不记得，你们那异花是死了?” 孟云房说：“是死了，大师测字实在灵验!” 大师又问：“你那个朋友呢? 病好了吗?” 孟云房说：“病是早好了。大师竟也知道他是病过? 真是神人!” 大师说：“哪里! 要是神人，那时我就该留下他这个名人来好生谈谈哩!” 孟云房就忙说：“改日我一定领他来拜会大师!”

一期学功班下来，孟云房迷上了气功，且四处张扬身上有了气感。每有熟人聚会，他总是盘脚作用功态，动辄给别人发功，又反复问有没有感觉? 感觉是没有的。复念咒语，念得满

嘴白沫，一头汗水，还是不行。众人就浪笑了。夏捷说：“他真有气了的，昨晚我肚子胀，他一发功，果然肚里嘎咕咕响，一会我就跑了厕所。他现在酒肉不沾，烟不吸，葱也不吃哩！”孟云房说：“真的。”众人说：“噢，跟了和尚就当和尚了，那戒色了吗？如果晚上不和嫂子睡，那就真是戒了！”夏捷也就笑了说：“我也等着他戒哩！”却拿眼也斜过来，孟云房脸就红了。

夏捷的话，只有夏捷和孟云房知道。原来学功期间，孟云房认识了寺里的小尼慧明。慧明年方三八，三年前从佛学院毕业到孕璜寺，两人交谈过数次。孟云房甚是佩服她的佛学知识，他也是看过《五灯会元》和《金刚经》的，又善发挥，倒惹得慧明常有难事来请教。于是许多中午时分，慧明在矮墙那边喊孟老师，两人就趴了墙头嘀嘀咕咕说长长的话。一天晚上，月光清幽，夏捷从外边回来，见孟云房又趴在墙头与小尼姑说话，因为趴得久了，蚊子叮那一双光腿，一只脚就抬起来不停地在另一条腿上搓。墙这边说：“慧明，这篇论文写得好多多了，可你也得悠着些劲儿呢。”墙那边说：“我不累的。人累是心累，清静地写这份论文，我只觉得愉悦的。”墙这边说：“是如莲的喜悦吗？一墙之隔，两个世界，我倒羡慕你们……”墙那边就嘻嘻笑，说：“你什么都可以当，是不能当和尚的，你在外边寻清静寻不到，真到了清静处，怕你又受不得清静。”墙这边说：“是吗？”那边又说：“前几日对你说过的事，一定得口严着。”这边说：“这我晓得，心系一处，守口如瓶嘛！”那边说：“孟老师真好，那我还写了一份状书，要托你送到市长手里。”这边的就竭力探了身子，伸了手去接，说：“你站在石头上，我就接着了。哎哟，脚崴了吗？”那边说：“没有的。”墙头上一沓纸冒上来，孟云房抓到了，同时这边踏着的一根木条断裂，噗咚一声，人出溜下来，下巴正撞在墙头瓦上，一页瓦遂落地而碎。夏捷看

了一场好戏，说：“嘿嘿，孟云房，你可要小心的，《西厢记》我才看了一折哪！”也不顾孟云房伤着没有，搭了凳子往墙那头看，小尼姑已幽灵一般从花丛里跑远了。

此时，夏捷当着众人面暗示孟云房，孟云房脸红了，却说：“你不要说了吧，这也是作佛事，功德无量的。”众人更是不得其解，就嚷道该吃晌午饭了吧，说：“嫂夫人不要急，只要你出力，不会要你出钱的！”便各人掏了五元，自然是赵京五脚勤提了篮子上街打酒买菜。

西京东四百里地的潼关，这些年出了一帮浪子闲汉，他们总是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，浮躁得像一群绿头的苍蝇。其中一个叫周敏的角儿，眼见得身边想做官的找到了晋升的阶梯，想发财的已经把十几万金钱存在了银行，他仍是找不到自己要找的东西。日近黄昏，百无聊赖，在家闷读罢几页书，便去咖啡厅消费。消费了一通，再去逛舞场。舞场里就结识了一个美艳女子。以后夜夜都去，见那女子也场场必至。周敏就突发奇想：这女子或许能给我寄托！舞散后，提出送女子回家，女子推辞一番却并不坚决，他就大了胆子，用自行车驮到一个僻背巷口。女子跳下来告别，说你走吧，却是不走。他就上去亲了一口，女子便呜地哭了，说：“我恨你！”周敏说：“我太激动。我再不了。”女子说：“我恨这个时候才见你，三年前你在哪儿？！”周敏一把拥了她再在车后架上，一阵风骑到城外河滩，车子一倒，两个人也倒在沙窝里做了一团。这时女子说：“我有丈夫哩，孩子都两岁了。”周敏吃了一惊，但已无法自制，说：“我不管，我只要你，你嫁给我吧！”女子叫唐宛儿，从此不忘了周敏。回家提出离婚，丈夫不同意，剥光了衣服地打。这边一打，舞场上的

周敏见不上，布置了小兄弟在宛儿家的前后察看动静。消息返回，周敏就在那丈夫前脚出门，后脚进去，带宛儿出来藏于一处密室。潼关县城也就那么般大，每只苍蝇都有出处，何况一个活人？第四天里，周敏来见宛儿，宛儿只说，她刚才瞧见丈夫的一个朋友了，鬼鬼崇崇的，一定是派来查访的。周敏听了，也觉得自己早已不宜于呆在这小地方，当下包一辆出租车开往西京城里，租赁一所房子住下了。

初到西京，两人如鱼得水，粗略购置了一些家具和生活用品，先逛了华清池、大雁塔，又进了几次唐华宾馆、天马乐园。这妇人是好风光的尤物，喜欢宾馆的豪华和漂亮的时装，又喜欢读书，有奇奇妙妙的思想。两人路过城中的报话大楼，巨大的钟表正轰鸣着乐曲报时，宛儿便说：“人若要死，从钟表上跳下来，那死也死得壮观吧！”周敏说：“我要死，我才不跳的，拿一根绳子就吊死在钟表上，既能在乐曲中死去，死去又能让全城人都看得见！”宛儿说声好，竟扑在周敏的怀里撒娇，说她那个丈夫以前和她吵架，她开了音箱放小夜曲，为的是有这种轻音乐，双方的情绪就会渐渐平和，丈夫却一脚把音箱踢翻了。周敏说：“他不懂。”妇人说：“他只是有劲，是头驴子！”

一月后，两个人疯劲渐渐疯软，所带钱财也所剩无几，周敏才知道女人对于男人不过如此。诚然唐宛儿美艳，而西京这么大的城市，也不能实现他的愿望，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，在这里，新电影、新衣服、新装饰品，一样也不缺，仍没有新的思想和新的主题。每天早上，腐蚀在城墙头的阳光仍是那样的阳光，花坛里开放的仍是那样的花。尽管妇女的威风已超过了丈夫，一年也仍只有一天“三八”节。虽然有八十岁的老翁娶亲做了新郎，他还是个老翁。陷入了苦闷的周敏，不能把这些说破于唐宛儿，唯有一早一晚去城墙头上吹坝。吹过了一阵坝，

日子还是要过的，便出来寻挣钱的营生。发现了居家不远处有个清虚庵，庵里正翻修几间厢房，遂在那里谋到一份小工，幸亏做工当日发款，也就每日能买一尾草鱼、半斤新嫩蘑菇回去给妇人清炖来吃。

周敏面目清新，在一帮民工中间显得出众，包工头就让他兼管出外采买材料，买材料又受尼姑审验，少不得就认识了慧明师父。几经交谈，知道慧明师父前不久才从孕璜寺而来，因为年轻，又有学问，虽不是庵里当家，却处处露面，自作主张，众尼姑倒服她。周敏见慧明人物俊美，有心接近，有事没事也常去过问。一日，拿了一书在读，一抬头见慧明在紫藤架下向他招手，忙丢下书本近去。慧明说：“你好出众，读的什么书?!”周敏说：“《西厢记》，这普陀寺里……”却不说了。慧明说：“你觉得清虚庵不比普陀寺好吗?”周敏扭头看下四周，正要说出什么来，慧明一张粉脸轻笑了一下，倒十分庄重起来，却说：“你一来，我就看出你不是个下苦的小工，果然喜欢读书。若是看看热闹倒也罢了，若要看出个门道来，知道书里更深一层的意思，倒可去见一个人的。”周敏说：“这当然好。就不知那是什么人，肯不肯见我，还得师父引荐的。”慧明说：“凭你这张甜嘴，西京城里谁也是会见上的。”当下就写了街巷门号、所见人姓名，又书一小函。周敏欢天喜地便要去，慧明说：“等等，我这里还另有一信函，你带给他吧。”

周敏带了信函，依所示的街巷寻去，便在孕璜寺左墙后找着了孟云房。孟云房甚是热情，让座，沏茶，问了许多情况，如读过什么书？写过什么文章？西京城里还认识何人？周敏口齿利爽，一一答上，孟云房就让他进了书房长说短聊，好是热乎。夜里回来，周敏说知唐宛儿，唐宛儿说：“西京自古居之不易，咱们在这里举目无亲，能见到孟研究员，也是天大的幸运，你